

评剧念白浅见

■ 郝春红

“念白”有人称为“道白”、“说白”、“话白”、“白口”。不论何种说法，戏曲中的“念白”一般分为“韵白”和“方言白”两种。“韵白”以“中州韵”诵读，“方言白”是以不同剧种形成地域的方言为基础的念白。如京剧的“京白”、昆曲的“苏白”等。

一、呀呀学语，满口乡音

评剧源于唐山滦县一带的“对口莲花落”，清末时吸收京剧、河北梆子以及滦州皮影、乐亭大鼓等音乐和表演艺术而形成“平腔梆子戏”，1912年成兆才等人在唐山组织“警世戏社”，始称“唐山落子”，后被叫为“评剧”。从这一形成过程中，不难看出，从孕育到出生，始终没有离开唐山这块热土。而唐山方言的特点十分独特，为评剧的诞生提供了诸多营养，特别是唐山话托腔带调，委婉动听，儿化韵使用自如，诙谐幽默暗含其中。又因唐山毗邻京津，交通畅达，物产丰富，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摇篮，自古商贾云集，来往不断。以其鲜明的地方文化背景，为评剧生成、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，为评剧剧目的题材、人物、语言、唱腔等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。因此，初时的评剧念白除“韵白”外，“方言白”是以唐山话为基础，加以适当修饰和剔除土语而搬上舞台，这些从成兆先生创作的剧本中不难看出。也正是乡音浓郁，才使评剧这一新生剧种被大众接受和喜爱。

二、成长阶段不忘乡音

经过一个时期的演出与完善，评剧从一个“黄毛丫头”健康成长，并从家门口儿走向社会。1920年前后，评剧进入东北各地演出，同样受到东北大众的欢迎。1923年“唐山落子”在东北得以发展，以沈阳为活动中心，时称“奉天落子”。大批女演员出现在评剧舞台上，当时以李金顺名声最大，她是天津人，艺术上敢于突破旧规，大胆创新，吸收京韵大鼓曲调，演唱风格粗犷、豪放，故有“大口落子”之称。此时的评剧念白中，“方言白”已掺入天津话音韵和东北话音韵。但万变不离其宗，唐山话音韵仍占主导地位。

三、成熟时期难忘乡音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大批评剧演员流入天津、

北京，艺术上进一步受到京剧、话剧影响，评剧唱腔和念白形成了以冀东、天津、北京三种语音相混合的复合型评剧音韵风格。1935至1936年其间，白玉霜等评剧名家先后到上海、南京等地演出。至此，是评剧从少女初成，到玉立亭亭阶段。评剧的影响进一步扩大，更加引人注目的原因除剧情的起伏跌宕，演员的演技外，其音乐声腔和念白是影响观众的主要因素。在建国前后时期，京、评、梆演员队伍互串的变革中，评剧始终难忘乡音，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，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立于舞台之上，深入大众之心。

四、再创辉煌勿忘乡音

评剧在建国后，和其它姊妹艺术一样，迎来了文艺的春天。中国评剧院、天津评剧院、沈阳评剧院及全国各地评剧院团的建立，评剧新剧目的诞生，加之电影评剧艺术片和广播电台的传播，评剧从地方小戏，一跃成为中国第二大剧种。特别是带有浓郁乡音的唱腔《小河流》、《采桑叶》等名段家喻户晓，《杨三姐告状》中的杨母一声“丫啊——”更如听一位慈祥的母亲讲一个身边的故事。还有《小女婿》中杨发的唐山口儿，《杨三姐告状》中高贵合的吹味儿和杨厅长的天津话，人们听来亲切，味足。

勿忘乡音。这里指的乡音，包括音乐、唱腔和念白，在声腔创新的同时，莫忘规范念白。谨记少用方言，巧用方言，慎用方言。评剧才能更好地为大众服务。

各评剧艺术院团对演员、学员要注重念白的训练，“千斤话白四两唱”不是玩笑，尤其是现代戏，不要搞成话剧加唱。念白要有评剧“韵味”。

按剧中人物设定“方言白”，能增很多色彩，如天津评剧院的《狗不理传奇》，沈阳评剧院的《疙瘩屯》，唐山评剧团的《成兆才》，丰润评剧团的《曹雪芹》，中国评剧院的《骆驼祥子》等都有一定的念白突破，如何再发展，应很好归纳总结，形成鲜明的评剧“念白”语言特色。

责任编辑 王庆斌